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梵 高

章志 周芳 编著



海南出版社

7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千字

版 次：1997年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90本) 358.00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第一章 伦敦 | (2) |
| 第二章 博里纳日 | (7) |
| 第三章 埃顿 | (16) |
| 第四章 海牙 | (20) |
| 第五章 纽恩博 | (32) |
| 第六章 巴黎 | (42) |
| 第七章 阿尔 | (60) |
| 第八章 圣雷米 | (84) |
| 第九章 奥维尔 | (91) |

前 言

荷兰布拉邦特省有一个小村镇松丹特，镇上有一个德高望众的牧师提奥多鲁斯·梵高，很受人尊敬。温森特·梵高是牧师的长子，1853年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作为牧师的父亲是希望他日后选择继承自己事业的，但是事与愿违，温森特·梵高选择了一条他自己热爱的生活之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为家人所懊丧，为亲戚所失望，为世人所侧目……但是温森特·梵高始终矢志不渝，他是那样地热爱他自己选择的一切，他用自己整个的身心去拥抱他的事业和生活，并为之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1890年7月的一天，在一片肥沃的田野上，温森特·梵高结束了他自己悲惨的一生，时年37岁。

一生贫困潦倒的他在草率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19世纪末欧洲画坛上一颗最辉煌的巨星就此陨落了。

让我们的怀念从温森特·梵高这个不朽的艺术家短暂的一生留下的足迹开始……

第一章 伦敦

21岁的温森特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有着强健的身体和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占比尔美术公司伦敦点的一名优秀职员。古比尔公司的一半属于他同名的叔叔温森特·梵高。在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海牙和阿姆斯特丹都有古比尔公司的分公司。他叔叔没有亲生子女，身体也不好，将来的产业有一半将要分给温森特这个小伙子。他的另一位叔叔，亨德利克·梵高，拥有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画店；还有一位叔叔，科尼利厄斯·梵高，是荷兰最大商号的经理，梵高家族在欧洲可谓首屈一指的经营美术品的大家族。可以想见，有朝一日，温森特·梵高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要掌管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艺术。

但是，温森特爱上了房东家的女儿，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好事，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以致影响到温森特日后的生活方向。

房东的女儿乌苏拉·罗伊尔和她的母亲（一个普罗旺斯副牧师的遗孀）在后花园的一间小房子里，开办了一个只接收男孩的幼儿园。乌苏拉19岁，大大的眼睛，细嫩的鹅蛋脸，柔和的肤色，娇小苗条的身材，深深迷住了情窦初开的温森

特。乌苏拉对温森特很友善并且很热情，他们俩人相处的时
候都很愉快。温森特感觉自己已经开始恋爱了。

温森特从少年时代就有点性格乖僻，不大合群。人们曾
经认为他有些古怪和偏执。但是，乌苏拉彻底改变了他的性
格，温森特慢慢变得随和，他在公司里和同事们打成一片，消
磨了许多美好时光。因为乌苏拉，温森特在公司里干得相当
出色，他平均每天要为古比尔美术公司出售50张画片，公司
的老板奥巴斯先生非常欣赏他。温森特有个弟弟提奥，小他
4岁，顶替了温森特原来在海牙古比尔公司的位置，他们之间
关系非常亲密，经常通信往来，家中也常有信件寄来，这段
时期的温森特是生活得相当充实和幸福的。

温森特开始考虑自己的终生大身了，他想和乌苏拉结婚，
因为他是那样的爱乌苏拉，认为只有乌苏拉成为他的妻子他
才会幸福。他找了个适当的机会向乌苏拉表白了自己的爱情，
但是令温森特大吃一惊的是乌苏拉当即拒绝，申明自己是有
未婚夫的，并且订婚已经一年了，突然的打击令温森特头脑
一片空白，他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他一直认为乌苏拉也
是像他那样爱着乌苏拉一样爱着自己，以至他手足失措，表
白爱情的形式都过于唐突和粗鲁，乌苏拉开始远离他，冷落
他，温森特几个星期都是夜不成寐，茶饭不思，神经质代替
了昔日的迟钝，他在画廊的销售额也大幅度下降，一脸的痛
苦郁悒，在公司对人们的态度也变得不友好。那个被乌苏拉
的爱所唤醒的世界又迅速入睡了，他又变成了松丹特那个为
他的双亲所熟悉的性格乖僻、郁郁寡欢的少年。

七月来临，他的假期也到了，他并不愿意离开伦敦去度
这两周的假，他仍期望得到乌苏拉的爱情。但是，七月份乌

苏拉的未婚夫要来伦敦和她同度假期，乌苏拉的母亲罗伊尔太太开始不友好地对温森特说希望他另觅佳处，她们已经不欢迎他了，不再愿意继续租房给他住。

温森特还是回到了老家度假。他母亲安娜·利尼莉亚·卡本特斯觉察出她的儿子有些不对头，对温森特不胜怜爱。温森特的母亲是海牙人，她父亲是海牙有名的“皇家装订工”。威廉·卡本特斯的生意兴隆，尤其是在他被选去装订荷兰的第一部宪法之后，就更成了全国的知名人士了。他的女儿们都不错，其中一个嫁了温森特·梵高叔叔，第三个则成了阿姆斯特丹有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

温森特的母亲和父亲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感觉到温森特失恋了，他们为儿子焦虑，因为温森特消瘦了，举止也变得神经质。他们作为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上一个可爱的荷兰姑娘，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乌苏拉姑娘和温森特不般配，所以给温森特提建议让他搬家离开乌苏拉家。

松丹特附近荒原上有松树林和一丛丛的橡树。温森特终日独自在田野中徘徊，凝视着点缀在荒原上的无数水塘。对他来说，唯一的消遣就是绘画。他为自家的园子，为从家里窗户看到的星期六下午的集市景象，为家里的房子画了不少写生。绘画可以使他暂时把占据在心头的乌苏拉摆脱开。

两周以后，温森特回到伦敦，他另外在肯辛顿新路租了一套房间，房东是个老妇人，很早就休息，所以房子里总是寂静无声，温森特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里，独自一人在那里忍受痛苦的煎熬。痛苦使温林特变得敏感，他在画廊里开始对周围一切廉价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变得无法忍耐。当顾客征询他对某幅画的看法时，他会毫不迟疑地说出那画是如何如

何糟糕，顾客肯定也就不会购买了。温森特觉得，只有表现出艺术家痛苦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实、深刻的。

十月间，有一位贵妇来到古比尔公司，想买许多画去布置房间，温森特想把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的照片卖给她，例如伦勃朗的版画、透纳的威尼斯水彩风景画的一幅出色的复制品、塞·马里斯的一些石版画以及柯罗与杜比尼重要作品的照片等等，但是这位贵妇浅薄无知并且固执己见，令温森特忍无可忍，最终和她大吵一通，于是这笔大买卖没有做成，公司老板奥巴斯先生很是恼火，决定写信给温森特的叔叔，让他把温森特调到别的分公司去。

温森特最终不辞而别。他叔叔决定让他到巴黎夏普塔尔街的中心陈列馆，但温森特居然不想继续从事美术商业的工作，令他叔叔伤透心，最终还是作保给温森特这个与他同名的侄儿在多德雷赫特的布鲁热与布拉姆书店谋到个店员差事。这便是这两位温森特·梵高最后一次打交道。

他在多德雷赫特呆了将近四个月，他的心不在那里，有时他偶尔回一趟松丹特的家。双亲知道儿子正在度过一个艰难时期。夏季过后，他们全家迁往小镇埃顿，距离松丹特只有几公里远。他父亲被任命为该地牧师。他的另两位叔叔希望他到阿姆斯特丹去接收最好的教育，但温森特一直摆脱不了心中的乌苏拉。他设法托人买到一些英国报纸，在招聘广告中，他找到了一个在拉姆斯盖特当教师的工作。那个港口城市离伦敦很近，只有四个半小时的火车行程。

拉姆斯盖特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正中温森特下怀。他已经把痛苦当作亲密的伙伴。在这个偏僻的学校里，校长只提供膳宿，但是却不付给一分钱工资，有时温森特想乌苏拉

的时候就只得徒步出发去伦敦，有时要走一天。好不容易看到乌苏拉家的房子，却又不肯进去，最后又精疲力竭地往回走。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力争徒步到伦敦一趟，他没有买饭和住店的钱，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忍受着严寒的折磨。他经常浑身颤抖、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许久都不能恢复。

过了几个月，他在琼斯先生的卫理公会学校找到一个好一些的工作。学校在伊斯莱沃思，琼斯先生是位大教区的牧师。他雇用温森特做教师，然而不久就把他调去当乡村副牧师了。后来好心的琼斯先生决定给温森特一个机会，他在特恩海姆格林教堂那个重要地方让温森特宣讲，因为那里教徒众多，又爱挑剔，如果温森特能在那里宣讲成功，他就具有到任何一个讲坛上布道的资格了。

温森特没有让琼斯先生失望，他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他的年轻、他的激情、他那蕴含在笨拙举止中的力量、他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聪明的眼睛，给教徒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成功了，他要让乌苏拉同自己分享这份快乐，他又赶到伦敦，来到乌苏拉家，他兴奋不已。

但是，乌苏拉家热闹非凡——乌苏拉和她未婚夫正在举行婚礼！

温森特觉得内心深处有一样东西碎了，不留痕迹……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伊斯莱沃思，收拾行装，永远地离开了英国。

第二章 博里纳日

温森特来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叔叔约翰尼斯·梵高中将是荷兰海军的最高首脑，温森特到阿姆斯特丹后就住在他叔叔的官邸里。他姨父斯特里克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牧师，为温森特聘请精通古典语言的学者曼德斯·德科斯塔做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

温森特在斯特里克姨父家见到了威廉明娜姨妈和表姐凯，凯是个很美丽迷人的少妇，26岁比温森特大两岁，温森特一见到她就爱上了她，但是凯有个很体贴的丈夫沃斯和一个可爱的儿子简。温森特对凯一家的快乐和睦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开始意识到他自己是那样的渴望爱情。

温森特开始刻苦的学习。温森特每天在曼德斯先生那里学习7个小时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还要学荷兰史和荷兰文法，然后和曼德斯先生讨论一些问题。到阿姆斯特丹不知不觉已有6个月，他每天都要用功20个小时，他想尽快学会拉丁文和希腊文、代数及语法，然后进入大学，成为一名牧师。

但是，一年过后，温森特已经开始不适应这种正规教育，他对自己渐渐失去信心。问题不只在在于学习困难，而是他内心的斗争，他认为他自己不适合去做那种在大学培养出来的

学者式的牧师。曼德斯先生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探讨过许多次，曼德斯也认为温森特可以继续做出选择。

温森特知道，一年来约翰叔叔和斯特里克姨夫为自己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要是自己放弃了学业，他们肯定会认为他们替他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但是他真诚地努力了，最终还是不适应。于是他打点行装，又没有告辞就离开了约翰叔叔家。

温森特来到布鲁塞尔的福音传道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免收学费的，是由范登布林克、德容和皮特森牧师组织的比利时福音传道委员会组建的一个新学校。学校里只有三个学生，博克玛先生负责他们的学习，这位先生希望把他们训练成出色的演说家，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准备好一篇次日在课堂上宣讲的演说词。温森特写得很慢，因为他想说一些深有体会的问题，但是每次宣讲的时候，却讲得磕磕巴巴。博克玛对他很不满意，特别是当温森特拒绝进行即席演讲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就公开化了。

11月，他应召来到教堂参见委员会以便取得对他的任命。但是另外两个小伙子都被委派了工作，而他则被认为拒绝服众学校当局，没有学会即席演讲而不能接受任命。

皮特森牧师给温森特父亲写信说明了情况，他决定让温森特到博里纳日去工作。博里纳日是个煤矿区，非常艰苦贫困，在比利时的南部。温森特的父亲同意负担他在博里纳日的费用，直到皮特森帮温森特弄到固定的职位为止。皮特森认为博里纳日地区的贫苦百姓需要像温森特这样有热情的人去向他们布道。同时皮特森牧师将努力给温森特谋一个职位。

温森特坐火车来到博里纳日，铁路两边全是矸石堆成的黑山。他在瓦姆镇下了车，走过肮脏的瓦姆镇，就到了小瓦姆村，一片荒凉凄惨。小瓦姆村是个矿工村，全村仅有的一所砖房座落在山顶上，是面包师约翰·巴普蒂斯特·丹尼斯的家，也是愿意为温森特提供食宿的地方。丹尼斯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温森特，外面大雪纷飞，屋内暖和得很。

丹尼斯太太告诉温森特，要介绍一位朋友给他——雅克·维尼，马卡塞矿井的一名临工。马卡塞是比利时煤矿所属七个矿中的一个，是博里纳日最老、最危险的矿井。有许多人被这个矿井的毒瓦斯、爆炸或坍塌的旧坑道夺去了生命。雅克·维尼为人正派诚实，是矿工们唯一可信赖的人，可惜他患了肺病，活不了多久。肺病是每个下过矿井的人都要得的病。

温森特和雅克认识以后，雅克又介绍他认识矿工亨利·德克鲁克。

亨利住在矿工们群居的峡谷中，都是极简陋的木板房，为了挡风，木板的缝隙间塞着粗麻布条，几乎没有家俱，大人、小孩全拥挤在可怜的一点空间。亨利几次都是在矿井中死里逃生，身上全是伤疤，他因为性格刚直总是被分配在最差的矿层。矿工们日子连奴隶都不如，早上三点就下井，井下又黑又热，他们不得不光着身子干活，并且只能跪着干，因为直不起腰。空气里充满煤尘和毒瓦斯，没法呼吸。而且小孩不分男女从八九岁就开始下井，不满20岁就发烧，患上肺病，一般只能活到40岁，然后便死于肺结核病。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间小棚屋和仅够糊口的一点食物，几乎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病了就被撵出来，没有一分钱，死了就像条狗似地

埋掉，留下老婆孩子靠邻居街坊接济。从8岁到40岁，要在不见天日的地底下熬32年。

温森特到小瓦姆村没有几天，就在丹尼斯面包房后面的一间简陋的小棚屋中举行了第一次宗教会议。村子里生病的人很多，他经常给他们带去一点牛奶或面包以及衣物之类，整个小瓦姆村的人渐渐喜欢上了温森特。

后来，温森特又在马卡塞附近发现了一座弃置不用的马厩，那里足可以坐100个人。小瓦姆村的矿工们把里面挤得满满当当，听温森特给他们布道。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元旦节时温森特盼来了皮特森牧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福音传道委员会得知他工作出色，决定授予他一项临时任命，期限半年，如果在六月底之前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他的职务将成为永久性的。而且试用期间月薪为50法郎。温森特欣喜若狂，他找到了自己一生中所要从事的工作，这正是他一直盼望的，并且他再也不用依靠任何人来养活自己了。

温森特现在已是受委任的福音传教士，他又找了一个大房子，作为他举行集会的永久场所。有时下午他就召集一些还不够年龄下矿井的小孩，教他们念书，给他们讲一些最简单的圣经故事。房子里面很冷，他就随一些矿工的妻子和小孩到矸石山上去捡煤，回来生火，然后布道。他脸上和手上的皱纹里经常沾满了黑煤灰，感觉和矿工们没有两样，矿工们对他也就有了一种亲切感。

温森特找了个机会和监工雅克一起下过马卡塞矿井，到最下面一层，700米深处见到矿工德克鲁克，他见到了最艰苦最原始最危险的矿工挖煤的一幕，里面的空气像火一样烫，令人窒息，闷热和粉尘让温森特感觉自己到了地狱。采煤工穿

着又脏又黑的粗麻布衣裳干活，他们双膝跪在地上，后背抵着岩顶，朝能采到煤的那个角落挥动手中的镐，一点一点地刨出煤来，他们就像受伤的动物一样，气喘吁吁地伸出又厚又干的舌头。温森特觉得自己一分钟都忍受不住里面的酷热和粉尘，而工人们还不得不干这样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不能停下来休息，更不能出来透口气，因为凑不够规定的煤车数，就拿不到干一天活所应得的50分币。雅克还检查了关系到矿工生死的木支柱，发现有些已经松动，会引起塌方，并且瓦斯气味也越来越浓，很容易引起瓦斯爆炸，他大声嚷嚷让工人们停工，以便加固支柱和抽瓦斯，但是工人们不干，他们气愤地说如果停工就没有工钱，让石头砸死和瓦斯烧死与饿死没有两样，雅克无话可说了。温森特终于受不了上了地面，他满脸漆黑，头脑昏昏沉沉，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场恶梦。事实上，德克鲁克他们以及那些八九的小男孩、小女孩们每天都要在这地狱般的矿井里干13个小时的苦力，而温森特只不过下去几个小时而已。

他上山回到丹尼斯家里，烘烤面包的厨房又暖和又舒适。他吃罢美味的午餐，又洗了个热水澡，上楼来到自己房间，看到自己宽大舒适整洁的床以及墙上挂着的世界各国伟大艺术大师的作品画片，确实赏心悦目。他又打开衣柜清点着一排排的衬衣、内衣、袜子和背心。他走近大衣柜，看到自己的几双鞋，以及挂在里面的暖和大衣和成套的礼服。忽然想到德克鲁克家挨冻受饿的孩子以及那破棚子里凄惨的摆设，他开始省悟到自己其实是个骗子和懦夫。他向矿工们宣扬贫困的好处，自己却过着不愁吃穿的安逸生活。他不是个伪善者吗？他的宗教有什么用？他决定不再住在丹尼斯家里了，他

要和矿工们住一样的棚子、吃一样的食物、睡一样的床。他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样他认为他自己才有资格给他们宣讲圣经。

他很快就租了一间破棚子。不顾丹尼斯太太的阻拦固执地搬了家。

二月是一年之中这个地方天气最恶劣的月份。肆无忌惮的狂风席卷峡谷和山岗。矿工们从热得难以想象的地下出来，一下子暴露在冰天雪地里，顶着刺骨的寒风挣扎着回家，不久，每天都有人死于肺结核和肺炎，温森特都不知他已主持了多少葬礼。他已经不再继续教那些脸色发青的孩子们读书了，而是成天到马卡塞的山上去尽量多拣点儿煤，分送到那些境况最凄惨的小屋里去。他开始把自己的衣服送给那些最需要它们的老人、小孩和孕妇。随着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开始做些实际工作，为矿工治病、洗衣、按摩、煮热饮料和熬药。最后，他竟把圣经留在家里了，因为他总抽不出时间去翻它。

到了三月份，热病开始蔓延。温森特自己忍着饥饿，把薪金中的大部分用来为病人买食物和药品，由于缺少食物，他越来越瘦，他那好激动和神经质的毛病也更严重了。寒冷和饥饿折磨着他，他仍发着烧四处巡视，他眼睛深陷，像两个喷烈焰的洞穴，两颊也凹陷下去，只有那个梵高家族特有的大下巴顽强地前伸着。

矿井中最令人担惊受怕的事情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因为瓦斯，矿工们都被封堵在矿井中。小瓦姆村感觉到了末日，到处是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嚎啕声，雅克也死在下面。抢救人员无能为力，公司则要求矿工们继续采煤，停止抢救，矿工

们忍无可忍，罢工了。

而罢工就意味着小瓦姆村一贫如洗，饥饿笼罩着全村，温森特的薪金一到，他就到瓦姆全部用来买食物，分发给矿工们。后来他自己也除了咖啡没有任何食物了，他虚弱得站不起身，脸上肮脏的红胡子缠结成团，粗糙的麻袋布裹在他身上，代替了原来的衣服，床也早送了人，就用于草铺了一块地方代替。

他在墙角的干草上躺着，为葬身矿下的 57 名死者，举行安魂仪式，全村的人都挤到他的小屋子里……而这一切恰恰又被德容牧师和范登布林克牧师知道了，他们大为震惊，以为温森特疯了，认为他是在胡作非为举行野蛮的祭礼，与一位基督教牧师身份极不相称，是存心让他们教会丢脸。他们当即解除了对温森特的任命，自然薪水也随之停发。

工人们最终不得不上工去了。温森特父亲从福音传道委员会那里得到音讯后，就给他寄来信并附寄了钱，要他回埃顿，温森特没有按父亲的意愿办。他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工作、没有金钱、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力量、没有思想、没有热情和理想了，而最糟糕的是失去了赖以维系生命的支点。他 26 岁的年纪，多次的失败已使他没有勇气再开始新的生活了。

矿工们对他是理解的，博里纳日的生活一如往常继续着。这期间，家里又来信告诉他，凯·沃斯的丈夫猝然亡故。温森特处在情感耗尽、一蹶不振的状态下，对此事也毫无反应。

在父亲寄来的钱用完后不久，他收到了弟弟提奥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上恳求他不要在博里纳日浪费时间，而要利用信中寄去的钱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另谋生路。温森特觉得自己